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一

賦

東山草堂賦 為華容劉先生雍時作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故園掃瓦礫芟蕭菅葺草堂之舊構啓衡門之幽關於時洞庭無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

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慼於今昨乃進子姪而言曰吾今之返於斯也益方舉甲第登郎曹北窮幽薊之墟南盡楚粤之郊晝省凝目蘭臺麗霄高居逈瞰遠絶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鶩水宿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窖步驚突黔之靡定寧足胝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眉顰為之莫展領髮為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墓吾父諦其規據雲夢之名勝攬荊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為林種竹成嶼旁引烟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慨山靈之無主覧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於是散髮曳杖載遊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邮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

擁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在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脱繡服兮被荷衣令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水迎猿欣鶴嬉感萬類之咸遂嗟行樂之及時卸驚飆

於陸海觧故槷於天覊爾其雨過湖平凉生秋杪心送
馳波皆决飛鳥税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倏
雲開而霧散豁塵夢之初曉覧宇宙之無窮逮吾生之
未老非遯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却掃客有剥啄之聲徹
於戶内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昔之歲過門而問
聞歌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子之不相聞者九年
於是矣玆者恵然過我其有謂也耶客曰昔子之來之
韋裳布裘以木石為羣與漁樵者遊邇爾往我還爾歌我

酬自君之出矣衣錦食肉駟馬髙葢朱丹其轂奔走屬吏控制藩服絶我跡於雲泥貴爾音於金玉幸逸足之可攀庶前盟之有續云爾居士曰噫噓嚱是誠何心哉當夫事劇嶺海志移山林觸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嶔身有所不敢潔口有所不得瘖誥使沓至天威載臨奮疲庸於鞭策起廢疾於呻吟固欲趣嚴裝以赴名向國門而挂簪及乎預運帷之密命承側席之虛襟責負山重恩同海深思趙宣之假寐惜陶侃之分陰已而抱

號弓之往恨聽擊壤之新音閱寒暄之代謝懐止足之規箴懼血氣之既衰為富貴之所遥諒令之不能為昔猶昔之不得為令也客憮然久之曰吾儕細人朝饔夕飧觀山而不窮其巔望海而不極其源以皦皦為能以孑孑為難寧獨知大羹不調大玉不瑑招之而莫致其來撓之而不見其濁此賢者之不可測也信斯言之則然遂為之歌曰楚之水兮荆山望佳人兮不還翩然兮歸來躡岩嶤兮弄潺湲彼世間兮何物吾之樂兮吾天

又歌曰桂棟兮蘭房君歸來兮此堂山可屐兮水可航彼胡為兮天一方歸來歸來兮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徜徉居士莞爾而笑曰今日何日故吾今吾出我處我天乎人乎呼我者應以為馬愛人者必及其烏疑我何潑見我何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於厥初不與世而推遷不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於是舉酒屬客客亦大噱嶽雲漸開江月將落逍遥象外俯仰磅礴居士達觀靜慧蓋將天下而樂也

石淙賦石淙地名也為遼菴楊先生應寧賦

聳山骨兮崝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涓以汩潏忽砰湃兮鏗鍧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為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萬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蹄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為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旣非旣弁來遊而來歌興懷於某水之丘寄跡於北山

之阿校風景於毫芒緊孰寡而孰多居士不荅如兹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而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地改方挹彼而注兹訝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為石淙之為淙也吾方手拊鏜鞳耳聞舂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凉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

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仭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
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
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為堅淙者吾知其為激匪徒觀
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蠲我宿癖
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
之無息彼羣分而類聚何物非兮大極殆不知石之為
淙淙之為石也於是二客携酒與琴遊於淙上荆班雜
至林歌迭唱北南俱失賓主皆忘慨聚散之殊塗顧行

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向也

奎文閣賦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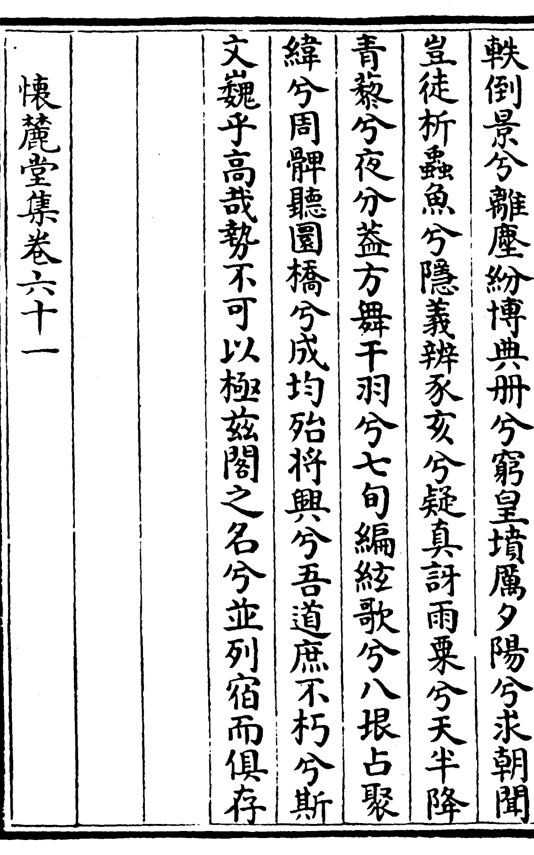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廟則禮迓香幣度於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閎麗皆加於舊按察僉事黄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

以為故物不可廢黄執之盖力廵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髙八丈有竒畧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誚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勅祭告乃登於兹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盖富徐公使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為賦之

偉新廟兮既宫突髙閣兮覊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灝

漭兮爭嵸巃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殿庭兮巍峩與玆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源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璘及輪奐兮鼎成謁冠裳兮咸聚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性營或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覩羮墻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究蝌斗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

秋兮絶筆憶詩禮兮趨庭存竒文兮籀史脫虐燄兮秦坑籍神鬼兮呵護閟山川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并兮青兖渺宮墻兮在眼前景行兮高山每為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琅幸吾生兮未晚溯秋霄兮愈沉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睠逸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嘘戯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厚土兮上高旻



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册兮窮皇墳厲夕陽兮求朝聞
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雨粟兮天半降
青藜兮夜分益方舞干羽兮七旬編絃歌兮八垠占聚
緯兮周髀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
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懷麓堂集卷六十一

懷麓堂集卷六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東陽舊從少傅謙翁徐先生獲聞厥祖大守府君及厥考漁隱翁之賢近始獲識其叔父耕隱公則知為府君之中

子也藎府君有子五人漁隱父子世為大宗公之生僅長
先生一歲與同庠塾同筆硯既習舉子未有以試也及見
先生以進士及第入翰林則盡棄其業不復求仕惟守故
廬治先墓以力田教子為事遊不出百里旅不過信宿雖
密邇南都足跡不一至世之所謂公卿大夫未始與接也
曁先生歷省曹入臺閣踐孤卿之位以一品誥封及三世
公與有榮寵而歛退自若不欲以門閥輩行加於人又獨
自念遭盛時生貴族而未嘗睹宮闕之壯麗都市之繁庶

執文玉帛之盛大乃買舟北上以償夙昔顧其練袍角帶長揖綏步雍雍曳曳猶有山林之風焉時先生方重倫睦族置義田修家乘推所以事父者以及於公懷思數年而輸之一旦禮義之交驩心腑之相託無所不用其極者君子益兩賢之公既閲月翻然南還輿馬之送集於門杯俎之張羅於野風飄月耀容與而歸播明聖之休風談升平之盛事舉平生之所未見而一慊於懷豈非天下之至樂哉由是而敦率子姓化行鄉黨翕然

為老成人則固不必登華陟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然後為賢也抑又聞公以明年正月初度壽躋七十時乎歸哉其所以享色養於庭闈施禮節於階戺娱心志而延歲年者殆亦有在矧陽羨之田足以種穀荆溪之水足以釀酒高居睓奉隨所欲而無不遂然則公亦何求於世而天下之物烏足以累其中耶議者以為江南文獻地詩歌文字之作可以陶情而適志或其所不能無好者夫贈人而以其所不好猶不贈也於是分曹而賦

之合館閣之彦若干人文一篇成軸以餞公且為公壽而東陽序其首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塲屋間明年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年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輙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而教諭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

而安慶士亦不常有君又以績告乃内遷國監歷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限君之年僅六十耳夫取之廉者其予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茍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茍有所覬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益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

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為之而日改月易銷鑠
委靡以終于不自振殆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
而保終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任有大小輕重而人之才
力亦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强勉負
荷至於顛躓僨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抑歛
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功
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況君子之道將以
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為而後可

遂其所不得為者弗與也君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忽於恒事以為簡果於肥遯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之文竒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輩送之國門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東瀧遺稿序

吾友東瀧彭先生既捐舘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詩

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将刻梓以傳而請序於予予輟涕終讀為之凄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葢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髙才博識肆為豐滥奔放之辭雜文歌詩衮衮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由博歸約斂華就實益為簡潔峻絶出羣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録今所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决每權衡人物

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於世使之遇盤根肩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勲績於無窮其於制作簮罍見之矣顧為嫌忌所中疾疢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授之外無由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藴則世之知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有難乎其人如先生者名實校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無問識不識皆為悼歎不能置然則天下固

知其人而況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乎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洛陽劉氏族譜序

洛陽劉氏族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晦菴先生所自作也劉氏始自開封之大康元有諱聚者生二子長諱敬祖為樞密知院次諱紹祖為順德路

總管總管二子長諱玉次諱榮榮值世亂不復歸大康從月翟依舅氏於洛陽入國朝始占籍以居二子長諱寬次諱亮舉鄉貢士累官三原縣學教諭四子長肖次先生名健次信次偉先生二子長來早卒次東舉進士今溯所由起始祖而下得五世而大宗之派莫知所在羣從子姓總以上纔數十人蓋自草昧以來戎馬交馳中原文獻類多喪失先生嘗聞之曾大母僅得其世系名爵又於宦轍所經搜訪遺跡亦間有所得懼其久而

盖忘乃用歐陽氏例為譜圖而傳之且引於其端既乃視東陽屬為序竊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為國具而不實其弊顧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為譜者或又傳會冒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為不足信則弁其實者疑之譜之所以傳信而反名疑則雖無作可也此所謂弊也且姓之難辨者惟劉與李言李者悉出隴

西言劉者悉出彭城舊有是弊矣唐劉知幾撰譜學者服其博宋河南劉熺十世之譜具存此其最著者也而今皆不可考已況其他乎先生以實學篤行生明聖世為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史信事以施實政於天下族譜之修亦移忠教睦之端也東陽在館閣從先生後獲聞緒論於姓氏之辨尤嚴故其為譜惟斷自所知雖大康之近寧闕焉而不敢及其嚴如此然譜之所為重必先賢而次貴若教諭公之厚德善教固將有傳

焉況先生官至一品贈踰二代所以望天下而祖後昆者又恢乎其有餘地使冒妄之徒雖世累千百惡足以相輕重哉東陽恒患吾譜之難欲修之而未敢作於先生之譜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禮部尚書青谿倪公涖部事十年將以二品滿三載矣間嘗念金陵舊鄉不得歸會南京兵部尚書闕吏部暨諸大夫臣議以為國務所繫聞望才力惟公是稱時在

議列避不署名名既上上意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式克佐朕以洽神人宣教化不可使去左右故不果已而南京吏部又闕上洞察公情知其樂於南也意又若曰兹惟予祖宗根本地是官也實長寮不可以簡遠是忽乃命公且念公青宮舊學勞績久弗錄特加太子少保以行時僅浹旬而先後異命大夫士之仕於朝遊於京師者聞公去無問識不識皆駭且惜之及見加官之詔於是曉然知聖意所在又相與榮公之行無異辭焉夫

所謂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如大車之載大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為能非若分一職領一務苟可以塞其責而止者之為也今官冠於六卿儒者之極也秩至於宮保蓋公孤之亞出乎常格之外者也得之而人不以為過又從而惜之今之兩都皆宮闕所在臺省之並置百辟之所具瞻者未始有異也而論者猶疑其在彼而不在此豈可以强而致哉蓋公以世臣家學礪志砥行名於翰林入侍經幄敷對宏暢為講官

第一出理曹務引據精確不為羣疑所奪及其表儀朝署謀猷廟堂風采玉立論議英發才者讓其能賢者服其善皆隱然倚以為重雖欲釋之有弗能已者亦豈非夫人之至情也哉或以為君子之處劇曹居近地惟所欲為而未盡遂則憂患生焉乃若赴逸而舍勞脫繁而就簡去人之所不足而我之有餘者固存又加以山川之佳麗鄉里之榮耀公私大小兩遂而兼全其在公者謂非天下之至樂不可也於戲公之心在天下雖處江

湖之外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顧豈若獨行一節偶有所激而姑為彼子子者哉夫苟不失其樂而存其所有餘則隨厥所處皆足為國家天下重吾弟恐優逸之時未久而憂勞之日尚殷玆所以為公惜者方以為公望也抑以期公之未盡遂於天下者終有時乎盡也公之行金谿徐公等以贈言屬予予不佞不能效尹吉甫式遄其歸之頌而韓昌黎無疾其驅之什尚能為公誦之以期其來於戲公其有感於予言也哉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予辱張公公實交三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合者數矣自弘治辛亥至今凡七年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績京師晨夕會晤旬再浹輒復言歸予於其行竊有感焉惟我同年舉進士者二百五十人同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所謂一百五十人者升沉榮辱莫可得而齊也方今仕兩京為列卿不過十三人而吾十八人者不過四人而止可謂難矣然今之所謂列卿不過數十人數十人

者而吾得其四焉又多而至於十有三焉亦可不謂之盛耶且予所謂盛者非冠紱輿馬之謂也勲績之交輝譽望之相聞官之評物之論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者萬得一人焉則謂之傑千得一人焉則謂之俊俊與傑不可以常得而吾同舉者如彼而所得者如此也此所謂盛也試以考績之制論之分曹而處受職而任稱則最負則殿者皆然也今公歷副都御史至侍郎閱再命而為一考臺之與部邈乎若不相為謀顧公之為

臺也巡山右移陝西其所總者雖在刑憲實兵戎之務也以三載之勞足之以兩月之近所考之職宜不以部而以臺臺與部相合而其績成矣況所謂兵者又其為郎官為大夫之所嘗分治而素習者乎然則明廷之奏

聖天子之命其最固有大焉者又非獨以官評物論為也吾十八人者若劉戶部時雍傅禮部曰川皆嘗著三載之績而近時倪禮部舜咨來自南曹其所考者皆禮之績猶部之於臺也若公之清裁重價交輝並映稱之

天下皆可以無媿其為難且盛又可知也惟予之譾薄疏陋據非其地無績之可書者於公茲行寧不大有所感哉古之君子同學則相勉以德同仕則相期以業然則公之行亦非獨予二三人者之私也於是閔都憲朝瑛曾工部克明王大理用敬皆餞而賦之予與公又嘗同舉於鄉也故為之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今年夏青谿倪先生以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

吏部予嘗為詩及文贈之先生尚書幾三載至南京考績上京師既陛引得旨令復舊職以去其行也翰林諸先生之同在講幄者及六曹諸公卿太學兩儒師之同出翰林者各賦詩為餞是日予朝退先往待先生未至感而有詩既乃得諸詩讀之益有感焉兩京之制曹分而秩應芶官與品相埒皆可以積歲而計類績而考先生由北徙南自禮遷吏合兩月而為三載固宜且先生典秩百神助祭九廟掌朝儀知貢舉敷宣教化綱提而

緒舉見之乎章牘記錄之文今雖以吏名官而其所考者皆禮之績也若遠邇繁簡之間殊地異勢足優裕之樂而無事心剸裁之擾政有餘力而績無所與施此先生之去而來來而去吾輩之所為天下惜者誠非特交遊燕笑之私也然吏部之職實百司殿最之所關羣議正直之所恃以先生之賢為具瞻表率非徒泥守常法坐鎮雅俗亦隱然為畱都天下重況聖天子眷經幃舊學之勲念儲宮保傅之職恐墨突不黔而曹裝已趣如

予向所云者予及諸君其無以惜為也請以是終未盡之說南曹諸卿大夫出自翰林者今猶有四人焉讀是詩亦寧不感於言也夫

封右諭德静樂王先生八十壽詩序

士之仕者必有爵秩以為身榮或不得仕而有子能仕則亦封及其身二者皆不可以兼得有一於此斯可矣然仕必壯而後成及有子而仕仕而封則其年亦老而或有不能待者故非仕之難封之為難若既仕而復封

封而至再年雖老而未艾者豈不誠難乎哉如靜樂王
先生其人也先生居楚之洞庭年二十五始知學篤志
力行自殊流俗以國子生需次吏部知襄陽光化縣數
年棄官歸其鄉時其子濟之已進士及第入翰林以編
修貴封先生越二十餘年以諭德貴再封今濟之超拜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先生之壽實八十二封錫之寵
益未艾也方先生强仕時惓惓以養民守官為事襄陽
之地流移所聚議者欲盡殲之以為功而光化獨畨不

遣諸縣有疑獄悉從重論而光化獨多所平反用是忤當道寧棄其官而不顧此當時巧宦躁進者之所譏笑及夫蚤發先萎急行窘步覆轍踣足相尋於道路之間而獨從容暇逸饗其樂於生惡可已之地是其敦厚之基仁愛之澤所自為地者不亦既多矣乎夫仕之樂成於休致知休致之樂者仕雖榮不復以累其心若封錫之榮則其所樂者固在也况年齒之高筋力之健足以饗之而不負哉聖天子方興賢勸孝長仁壽之風以弘

熙洽之化而濟之以文行被簡侍經幄輔儲宮爵秩之登進錫命之稠疊皆由此進則先生雖不獲聘車於途禮杖於朝而撰几之奉燕毛之會飾之以綸綍章服之寵豈獨為一家之嚴君一鄉之宿望而止哉予嘗遊閶門臨大湖扁舟獨櫂曾不得與高人士如先生者徜徉容與於江風山月之下及與濟之官翰林嘗分題賦詩為六十壽今二十年矣而先生封益加壽益高在朝諸卿士賦而壽者日益衆濟之乃以序屬予予故不得

而辭云

會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為弘治己未天下士會試於禮部者三千五百人上命臣東陽臣某為考試官曁諸執事慎簡僃集如制先是癸丑之試臣東陽實與試事嘗盡觀天下之文今乃獲再至再觀其所謂文者校諸曩歲有加焉為之目眩心動累日不置擇其純以俟宸斷得三百人其限於制額而不能悉取者葢亦多矣乃相

與嘆曰文之盛一至此哉夫文之在人實關乎行在天下則政治繫之我國家天造之初氣化渾厚歷數十年漸以宣朗又數十年而條制之精明典儀之賁飾已極故文之於科舉亦然洪武永樂之制簡而不遺質而成章通於今日屢出屢變愈趨於盛然議經析理細入秋毫而大義或略設意造語爭奇鬬博惟陳言之務去而正氣或不充若必如是而後可以為文則其議論識見諸猷為著於事業布於朝廷天下者視前輩何如也

故文之極盛亦識治體者之所慎也是寜獨士之責哉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司考校者操尺寸以臨之而於大且正者鮮加之意故其為法雖精而顧不能無弊亦勢使之然也昔人有言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質敝則佐之以文文敝則復之以質聖天子方法祖宗監成憲挈一世之文而歐之以復於舊意向所示盖自求真才始諸士子錄於有司藉是以進尚以其素所學者躬體而踐之俾官有定守言有確論功有著業不獨於文

之純而止要其成自朝廷達於天下無所往而弗效則斯文者庶幾實用乎世而非徒盛也且唐虞之代敷奏考言期於底績漢之制策往往見之於行唐宋以科舉取士而韓愈程顥者出焉其闢邪輔正明聖道開來學之功乃世之所以為重文之實用固如此國朝教試既純乎經文之盛又將復而之古若二子者豈無其人臣不佞與有以人事君之責今日之事亦裨益聖治之端也其敢不慎以求之第媿無陸贄歐陽修之明終未免

遺才之憾爾

章恭毅公年譜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章公恭毅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為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為年譜一帙以屬於予請為序比以陝西叅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播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為讜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由

長其進其退固天下所視以為重而況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揺於是有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逮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絏幾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為禮部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

聖德鏗鍧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徵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頹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間履歷論言患難榮寵之故皆備書而不絕兹譜也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

士起敬興慕必考其世行而求其為人況出本朝生近歳風聲義槩之所動耳目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為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族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温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

學士栢詩序

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栢焉學士竹喦柯先生所植也先

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授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例後三年為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兹栢其初僅三尺强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莆被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栢已踰二丈鬱然對峙其風致不減於昔而榦格有加弘治癸丑東陽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於是顧清士廉輩二十二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極思致東陽亦悵然感之續為一章以畢未盡之志欲彚書成帙遺先生之子中

書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復多散處僅得十有幾篇勒為卷嗚呼人與物之相須也尚矣物固因人而重人亦藉物以傳經史所載不可縷數我先生以清才直道簡帝衷負時望而不竟於世不朽之業庶於文章見之其追蹤昔賢啟迪來學遺風餘韻亦有寓乎玆栢者然則後之君子固將因人以重其物睹物以思其人而况出乎其門者耶東陽不足道也彼十九人者文學行業幸引而伸之則東陽於先生

可以不負於兹栢也無媿色矣姑序其詩以俟其未備者他日尚補錄云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各賦詩一章會合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署無私語道途不並驅惟賀慶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即有之亦未有聯章彚帙如今日之盛者葢壽至七十古人所希不可無會會亦不

可以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過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繁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内外臺歴河洛楚粤燕薊之墟累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髙

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貴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儁才精識未易周知而遍舉必累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

所視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賴於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頒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序云

成國太夫人壽七十詩序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實我外姑成國太夫人設帨之辰朝之元臣鉅卿學士大夫與其子成國朱公輔相還往者賦詩若干篇以寓頌禱而東陽誼不敢後乃序其簡端夫所謂世臣大家者雖其功德所自樹立亦必有夫内助之賢而後家政成有陰教之善而後家法正其扶掖啟誘之功隱不外見而徵諸夫若子則不可誣然非高年遐壽偕始終閲少長亦有不能遂者故令妻

壽母詩家頌之聖人取焉豈非以得於家者誠難乎哉
初太夫人歸我外舅太師莊簡公聞東平武烈王之遺
範逮事平陰武愍王親執饋饗稱賢宗婦及公嗣爵被
封歳朝宮闈禮奉家廟閨閫之内敬同賔友從居留都
者三十餘年官有常禄門無私賂寧壹之治靜專之化
太夫人之於公猶公之於官也今嗣公孝謹清儉承顔
養志斛粟疋帛必禀命而後用識者謂其器業所就将
無忝祖考以保於有家二孫麟鳳亦率遵矩度從子羽

林指揮輅感其鞠育義均子事下逮臧獲皆聽令議職罔敢有違越者葢不異乎公之存而太夫人動履之康適福祉之洊厚日殷歲積裕乎猶有待於後又以見其家之方昌也然則賢且壽如太夫人者求之乎勲閥之間殆未見其比而况其餘乎夫以賢則頌以壽則禱感乎情而形之乎言此大夫士之所有事太夫人通文字達辭義嗣公於捧觴之際取是詩而侑焉未必非悦志養壽之一助也且太夫人實少保胡忠安公之女厚德

雅教得之閨門者為多忠安年至九十壽偕諸弟嘗以壽愷名其堂母夫人張氏亦踰八十東陽皆及見之慕為盛事今太夫人與其女弟陽武侯太夫人年略似近而友愛篤至聯輝而繼美福澤之盛其亦有所自而然哉故因序是詩而并及之

雲谷遺芳集序

新建之熊氏有世德焉至雲谷封君乃顯君諱源字仁山雲谷其所自號以子桂初命贈大理寺左評事用是

揚於朝廷聞於四方顯其家文儒墨卿交譽迭賛賦詠有作頌禱有作哀輓有歌而李白洲都憲之銘張東白學士之表尤詳且偹桂乃彙而藏之釐為三卷名曰雲谷遺芳集盖於是有家乘焉夫名之在天下惟鄉黨耳目所逮有不容偽然必善者之好而後為賢故汝南之評非許劭不能任猶必月一易之者誠以老少之戒殊始終之不易保也且言之毁譽以時文之褒貶以世銘表之作出於葢棺事定之後而東白白洲非獨一許劭

比者其稱君惠足濟物義能除害皆據事紀實事涉鄉人不善者至斥其名姓不少避其可徵而信也較然矣若祖父之於子孫處者則遺之以安仕者則遺之以清此皆君子之澤其道可久籯金一經之喻乃時人所羡慕未足深論至積陰德為長久計是涉於有為其言雖是而意則非説者以為非司馬文正公語也君有八子分經而教科第之名揚爵秩之登進封誥之襃錫雖非其所要致而取必者而平反之惠撫字之績皆君之訓

熊氏之澤獨非雲谷之所遺乎今徽人視其守若視其父母又推其盡以及所生亦有為之撰述者然則君之名與君之澤其益顯也夫

白洲詩集序

白洲李先生詩集若干卷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以書抵予曰是詩之傳非先生莫可與屬者予惡得以不敏辭哉先生少有能詩名其為辭峭拔矯健不犯塵俗不蹈襲前人陳迹或對客揮毫或聯白疊韻新意奇語間

見層出廹之而不以爲難引之而不知其所窮當其興況所寄羣紛衆慮一不以嬰其心然官劇曹理重獄庭無罣窠圍無滯囚耳目所逮有羡慕而無訾議固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其亦可謂難已及敭歷藩臬出入臺省前後數十年往復數千里江山之助固不俟論而學校之繩榘牧守之惠澤敵愾之鋒力閒於是焉發之校之巖居窟處枯槁窮瘠之士殆不可同日而語然放情丘壑模象景物則不待以侍郎謝病都憲請老而後得也

非其身固有之其能然乎昔裴中立以御史大夫出掌是柄而官屬燕飲不廢詠歌白樂天為刑部賔友倡和殆無虛日綠樹之堂香山之社卒以鳴當時傳後世然則所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者豈天下之定論哉葢亦有兼之者矣若先生負抱遭際兩得其盛弛而能張憂而能樂豈山林所得而久閟亦豈廟堂可得而終滞者耶予與先生夙相知厚為文章道義交過從倡和動窮日夜或沿流忘歸或燃絮繼燭亦甞有脱習遠俗而為之

者今乃得盡觀其詩而有感焉顧是編嘗拾於煨燼之餘兩浙以前類多遺帙當有求而補之者且先生身尚健興益豪後所續得未可以卷帙計也比予觧組之後方喜盍簪而先生復别我以去然則徽州雖不吾請固將有以張之况其請之勤耶徽州先生門人予禮部所舉士郡治卓異有不止於政通人和者此葢其餘力云

懷麓堂集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耀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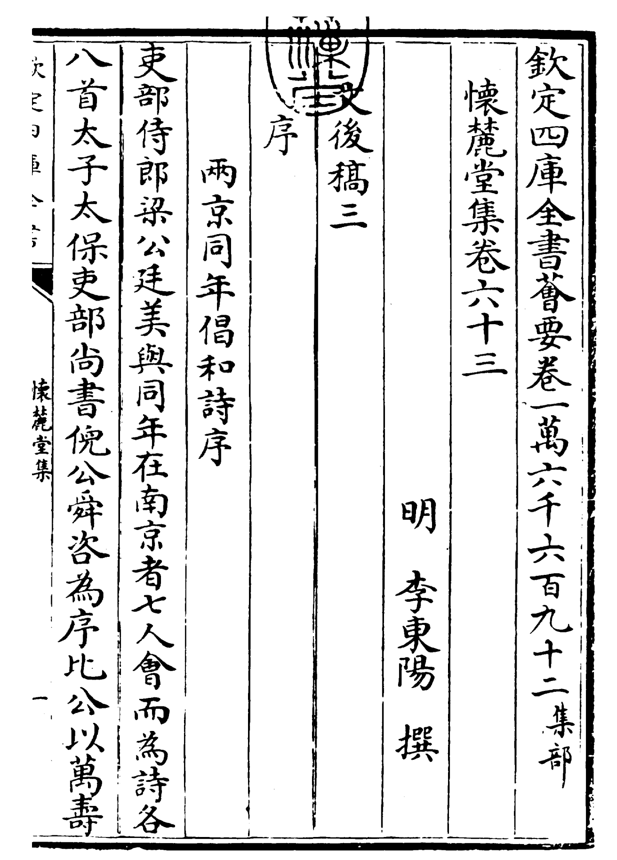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二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三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吏部侍郎梁公廷美與同年在南京者七人會而為詩各八首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公舜咨為序比公以萬壽

聖節入賀京師京師同年亦如南京之數會公於學士焦公孟陽之第公復為詩其數如南會會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韻與數不必如公惟興所適而止時予有期服不與會明日諸公以俛公之簡屬焉方公之來知公者多惜其久勞於外而公獨以盛滿自居益嘗指屈數計以為同藩之舉於鄉者百有九人舉禮部者十有三人禮部之士同為兩京給事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餘年少者二三十年今之在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而

官至三品封及二代子有蔭孫有養有服食輿馬之奉官曷嘗負予哉噫此士君子之素心而予所按以信公之賢者也夫仕之境升沉高下遠邇勞逸各有不同而士之所存不為之變惟知吾職所當盡視吾力之所得為者而已若君子之交亦惟以德義功業相期勵而不計其他苟徒以聚散疏數為欣戚者皆其細也然則知公者之於公其猶不如公之自知已哉觀公之詩其所為眷戀者固藹乎其厚所與期勵者又矍乎其壯而諸

公之志於是詩也亦可以觀矣予既為序以久不作詩故獨辭和章而公復不予置因畧次其首尾二韻附諸卷末云

戸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古者司徒主民職兼教養司寇掌刑以弼教二者異事而實相須令之戸部專於養民無預乎所謂教及其久也人但視為財利之司不知其為民而設刑部與察院理寺分為三法司但知為刑獄之官而於教化尤不相

涉雖身任其職者亦莫之知也夫外本内末舍彛斁而任法律失古之意而狥時之見則户與刑者非特不能相通亦并其所專務者而失之矣可勝嘆哉吾友王君用敬起家大理評事歷按察副使為都臺佐督儲南京廵撫貴藩又入為大理卿而後有南京户部尚書之命敭歷中外徧閲所謂三法司者所領皆刑也其為政精練法比識達體要而以平直恕易行之從容暇裕久而不勌亦可謂有優為矣顧户部所掌必使民有定業而

後可以責其賦役其綏撫之方會計之籍非諳練閱歷之深且久者猝不能辨留都之地有宗廟城闕百司庶府祭祀祿給之用東南賦稅多此焉供故出納之際必假都臺之重專官特任與曹務相表裏而公實嘗為之葢已得其經制之概矣今以正卿長羣屬當全曹之寄則其去彼而就此也孰謂其枘鑿之不相入函矢之不相為謀哉譬之醫焉攻炙與補益異術而皆生之道也況當民窮財匱之時會計之中尤不可無撫綏之意若

緦緦然以斗斛尺度爲有益於國則豈朝廷設官分職之本心哉亦豈公之所自處者哉公舊僚少卿何公仲衡輩暨部院諸公賦詩贈之請序於予予與公同出湖藩又同舉進士知公之賢當優於是官也公之行方請於朝得取道省墓此國家之殊寵鄉邦之偉觀然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古之義也故先論其職任之大而後及其私焉詩凡二十五首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外舅成國莊簡公卒於南都公卿以下弔哭輓送官屬部士哀號而攀慕以至窮簷委巷童兒婦女亦辦香束楮私祭而對泣其能詩者則賦為執紼之歌京師聞之和者亦衆噫何其感人之深如此哉公奉英憲兩朝之命在留司者三十有三年以愛君憂國為懐以養兵卹民為務以通今博古禮賢下士為文溫言和氣誠心直道不為矯異詭激之行故人始疑之中信之終而念慕之篤久而不能忘揆理度事有不求而自得者也夫人

之心術事業必久而後見於世子產之治鄭其初政有弗便者民益將甘心焉既久而頌之不衰曹參之相漢始若不事事清靜寧壹之效其後民乃歌之彼騁力舞智以毆時誑俗苟取聲譽於旦夕之間逮其智窮力困掩護藏匿之所不及叢怨積怒極而後發焉挺刃之相仇瓦礫之相報者亦有之矣然則人之賢不肖固若是殊而若公者豈易得哉宜其人之不能忘而歌頌碑誌之作有不容已也公與予先公爲文字交折節忘勢視

猶兄弟繇蘺之好葢凡三致然諾歴十五年而後成焉其道義之相孚肝腑之相託雖桓氏之於鮑宣李氏之於孫明復有不是過獨區區髫丱之年羈旅之迹有未能盡其愚者以瞻望懸企之餘又不能為憑棺執紼之舉聞人之哀之其能恝然於中耶公賜葬於昌平北澤山二王墓次其子輔既嗣封爵又繼總留務方以清愼謙抑不改其父之政家規手澤殆於是有徵焉予故因其請而序之公諱儀字炎恒加太子太傅贈特進光禄

大夫左柱國太師莊簡其賜謚也

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

屬者留臺告闕吏部簡於衆得二人以請刑部左侍郎盱眙陳公德政實值允命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行舊侍郎滿九載者或加禄或復官猶未盡擢公未五年而遽擢二品殆常格所不及顧公舉天順甲申進士自吏部而南專領刑獄回翔郎署閒久乃授浙東一府數載而後得擢歷雲南陝西布政遷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又數載而後被召然則今日之進宜也非過也豈惟公哉予同舉進士者其始固多滯也資至而後舉望積而後擢未嘗有超捷俛蹴之跡令兩京臺省聯翩而進一歲之内遷至數人而為官之長者合前後計之葢十有餘人矣校之疾行蹪步彼不足而此有餘者亦詎非盈虧謙益之理固然乎哉此猶以資格論也公在刑部務持法為郡守務愛民出入臺省則兼行而並用其敦實之心恒久之行積而至於今日出廷薦而簡帝衷者

非過也亦宜也公所代洛陽翟公廷瑞為南京刑部尚書翟公所代浮梁戴公廷珍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所代吳興閔公朝瑛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皆同年也積而久久而遷出入之均勞交承之相須又孰非理之同然者哉且北曹雖繁所領不過一事南臺雖簡而職司糾察百寮庶府之政未始不得言有不止於刑獄之間者必其訊鞫明允足以止暴亂彈糺公當足以厭人心論議正大足以裨國政然後為稱以公之賢為之

刑惡有不平而論惡有不正者哉

茶陵譚氏族譜序

吾茶陵譚氏舊有譜累代多缺元至正間處士漢章修之國朝洪武間訓導弘敬又修之令行人司副玉瑞又修之而其譜始備葢自唐咸通間有可奕翁者居州之上塘其孫三人五代時仕於馬氏長金吾將軍進頫進頫之孫二人居茶鄉之大傳分東西派東派為處士全忠又六世為處士儒儒之子為石礱知縣宋徽宋徽之

子三人長邦達邦達之子五人其一出繼下市其四各自為派次派為評事朝弼又七世為處士原和始遷於毗塘又三世為處士錫是為玉瑞之父以高年例賜冠服後以玉瑞貴贈承事郎行人司副而譚氏始顯此譜之所以修也蓋自宗法不行於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演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而後不廢顧兵燹之摧剥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

視也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已者其於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知亡之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以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于士大夫之賢其誰望乎譚之以國氏邈矣譜所及載如金吾之世曰進鴻進峰者已不可知邦達之世其曰必達上達者後皆弗嗣而大傳之西派亦不復振東派之盛亦惟于毗塘之派乃

得貴且賢如司副者不可謂不難矣然則及此而修之推究據守以圖廓大司副之責誠不容以不盡此譜之所以修也由此而推之則凡為譚氏之後者亦豈可以忽視之哉吾州之望稱陳譚周李予與周給事嵩生於京師陳氏侍郎琬僉都御史瑶居全州御史銓居永州皆在外地其顯於本郡者惟譚氏爾山川風氣之相通閭里婣戚之相屬有不能恝然於懷而譚氏舊娶於李及於今日婚婣不絶因以司副之請序其譜而歸之

壽冢宰尹氏序

古之大臣必其徳望足以表朝署才猷足以經邦國而又壽考康裕歴試而久任則其勲業乃可以大見於世然蚤仕者多不至顯庸晩達者不能無日暮途遠之嘆故忠顧有餘而日力每不足其弗稱者固不論也豈不難哉公在正統間舉進士為給事中已偉然負公輔之望十餘年而至吏部其仕可謂蚤矣歴事累朝階躋極品謀謨廟堂進退人物為國家天下重者二十年天下

之士自州縣以至公卿不出於所銓注者葢亦無幾其閎才碩德之見於用亦久矣及謝事之日首尚未頒居藩會之地饗山林之樂優遊泮奐俯仰自得又二十年如一日每冢宰告闕大夫士之公薦於廷私議於家者往往及公使其果及則固不必安車而行禮杖而朝出入居起綽乎其有餘力而荏苒侵尋竟莫之致於是公之所養益深而所積者益厚矣若公之精鑑强記當籍數名閱時雖卑官小吏久而猶識其面其所評隲以為

窮通顯晦者驗之於後如燭照著卜未始不合暨其老也猶能先事而度刻期而中聞者皆駭且服之故雖深藏静蓄不必再試於天下而志氣之完固神采之充溢占諸壽祉殆亦有徴焉且公之子龍繼舉進士嘗官至侍郎令其孫繼祖以廕為中書舍人箕裘之業固於是在則公之輟鞅掌之勞以成鞠育之效者其為得失亦較然明甚又何名秩勲業之足計哉抑古之論福者先壽後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頌人則諛以富頌人則陋惟

壽之爲頌則義歸於正君子之所以得爲凡所與厚者皆然也然則予之於公寧獨在衍聖二公之後哉是爲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益陽劉君廷式爲族譜以請於予曰願爲憲序所以作之意按劉氏之先本出南昌有伯川者仕元爲翰林學士出守常德因流寓桃源元末兵亂伯川之子明遠偕其六子徙益陽入國朝遂定居焉

少子崇賓為鄉飲大賓崇賓之子綱憲父也以子貴累贈大理左寺丞自憲而上得五世五世而上其名與字益不可得而知也其所謂五世者或為農或為士皆隱於鄉而未有仕者然其生平履歴婚姻墳墓之詳則無有不知者也夫五世者身之所自出也其先又五世之所自出也而有知不知之異者此譜之所以作也且子孫之於祖父世漸遠則其勢漸疏故為服制者至四而限論世澤者至五而斬君子之情豈不欲窮其所自出

哉顧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其勢之所至非惟不得為服乃或至於名與字皆不得知為子孫者其容以但已乎譜之作所以推本及始舉其勢之所不得為以伸其情之所得為者也歐陽氏之譜以五世蘇氏之譜以六世益取諸四世之親而各為首尾遞相聯絡以至於無窮者揆其情與世而為之者也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為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冐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則雖炫於一時而不可傳於後世其弊有甚於無

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烏可以易爲哉劉氏之族自漢以後爲賜姓所汩往往不能辨若欲旁引而曲附之無所不可而盂陽之譜乃止於五世五世之上則固曰不得而知也此其敦本務實豈非譜之善者乎且族之盛衰視子孫之賢否而譜之存不存亦係焉憲起進士在內臺爲名御史在大理寺爲名丞激揚之力平反之惠召募廵撫之績簡聖心副公望者方隆而未艾譜之作固於是乎始亦其所恃以爲重者也若其祖父之懿

範雅操見於傳封章命秩載於乘而皆於譜予觀為劉氏子孫者尚愼守而善繼之亦豈徒知其名字履歴之粗而止哉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氷玉羅先生年最長先生以南京國子祭酒來考績不及國門二百里即抗疏請老而去予輩嘗以書遥餞之而未有賦者逌歸泰和六七年年既滿七十時予在告累月求去不可得又不能倡而

賦之比先生以詩至謂平生無外慕而於此有不能忘情者諸同年聞之葢爽然自失也既閱歲乃合賦而遥壽之予既次來韻二章又序所以賦之意以謝不敏於是先生之年又加一矣方先生之壯齡强仕高談雄辨動以古人為準視天下事無不可為經帷國學力深而效遠資格之淹滯道里之跋涉又交阨乎其間其所以攄志騁力於功業之途者殆無幾也及乎奉身而退葆光藏名目不視書簿之辭耳不聞敲朴之聲深居簡接

孤吟獨眺俯仰左右無所鄉而不適雖歲月流邁齒髮變易人事之代遷者雜然而不齊環視内顧而吾之所有固在也是其展布於前者其勢常不足游行於後者其地若有餘果孰使之然哉夫自履祥廸吉之説不行於天下功名福祉或以為造物所忌故世之負才抱德大行而顯施往往不良於厥終此其言不幸而中君子有不能㢝者今先生才有遺藝行有遺業深藏厚積反諸身而求之綽然而有餘向使其快志遂氣惟所欲為

而莫之遏今日之壽亦未可知也持此校彼豈無得失多寡之足論乎若槩以為天道之難知物理之不可推則亦過矣且先生有子六人孫四人承顔候色養志繼業乃人之所恃以為壽而尤不能備者此則天倫之樂非富貴爵禄之比外慕不足道先生之壽其誠有樂於此乎又聞楊文貞公甞夢鶴入其庭先生之生額有一痣觀其貞心潔操鍾靈應瑞盛鳴乎文章之世高舉乎山林之境其於壽不益有徵也哉諸詩有言鶴事者予

故先之以正義而附及之詩十首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而下皆同年其二禮部尚書張公而下則其鄉人也

壽舅氏劉公八十詩序

人之志氣壯則健老則衰惟武事為尤甚然非閱歷諳練之深且久則雖有才諝亦無以自見於世斯二者恒不能以相合況或限於資格或不為人所知蹉逹而驟陟者殆不多見及其老也或據鞍上馬以示可用而時

已不逮矣豈不惜哉吾舅氏叅将劉公年躋八十而耳目精力矍鑠不少衰每劇談高論凡南蠻西戎北狄之道里形勢馬軍步隊之進止城守野戰握奇出正之機變如掌指數計畧無凝滯其於所謂才謂志氣者蓋兼有之顧承藉世蔭階累級積年踰五十而出試邉閫歴守寧夏二城又十年而得甘肅叅将一年而遂致事中間跋涉之日多而展布之時少使其徘徊跂望少待而不去則分閫授鉞之任猶可坐而致而公又不屑比當

疆圉多事老兵退將往往起而承任使領行陣與少壯者齒公亦無復置意其間元戎列侯欲訪之而不能致也於是謀有遺智勇有遺力深居燕息優游容與於都邑廛市之中識者葢深惜之然回視曩昔同年而生並命而出覆車蹶馬相尋而不絶者亦膛乎其不相及矣故纓弁介胄之家論恬退者必歸之而亦羡其福壽之得於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七十時大夫士多賦詩為壽東陽實序首簡今公壽益高公卿之賦者益衆乃

復取而序之詩之義或最其戰伐之勞或侈其宫閥之盛或稱其謀勇志氣之美而所以為壽者則同賢子順孫皆加於舊則前序所未悉也東陽自叨禄秩以來吾母夫人已弗逮養雖以先公之壽不過古稀惟吾舅𦔳然如靈椿古栢孤存而獨茂俯仰外内不勝肝腑肉骨之感又豈直如諸公之羡慕而止哉

春雨堂稿序

静逸先生嘗謂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於不能相通意

若非予鮮可與言者予憮然感之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紀述鋪叙發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凖若歌吟咏嘆流通動盪之用則存乎身而高下長短之節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制則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勸戒用於天下則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廢古之六經易書春秋禮樂皆文也惟風雅頌則謂之詩今其為體固在也近代之詩李杜為極而用之於文或

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況其下者哉後之作者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盈天地間皆是物也而轉眄旋踵卒歸於澌盡泯滅之地其卓然可傳者不過千萬之十一而已豈不難哉且今之科舉純用經術無事乎所謂古文歌詩非有高識餘力不能專攻而獨詣而況於兼之者哉先生自為諸生時所為詩文已逈出流俗及以省元及第入翰林居史職益肆為宏衍優裕之言既乃刋落華靡澡雪鉛黛深造遠

詣超然有獨得之妙葢其初詩主少陵文主昌黎後則
専尚太白六一間以其所自得者參之他於諸子百家
之行非惟有所擇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聲協
足以上鳴國家之盛而下為學者指歸其可謂一代之
傑作也已孔子謂有德必有言先生之儉德雅操清心
寡慾名滿天下位甫及四品未嘗幾微見言面端居靜
守終其身而不少易故發而為言質諸其内可以無愧
所以勸得而戒失者施之天下亦不可無而體裁之善

又不俟論也知言者尚於是觀之先生嘗自輯其詩若文若干卷題曰春雨堂稿其子中書舍人爰并其續稿若干卷將板刻以傳於是天下學者益望之久矣先生諱鈫字㽦儀靜逸其所自號蘇之太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憲廟時為東宮講官今上即阼進經筵日講年止五十與修撰張滄洲先生同鄉同進同以其學鳴而皆未究其藴以没天下共惜之滄洲之詩刻於淮安予既序其端矣然則於先生其容

以已乎哉若曰我知言如先生所云者則予不敢以自謂也

甲申十同年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各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鬅鬙强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黴鬚髮頒白鳶肩高聳背若有

頁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髯白毿毿不愛掀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册册半啟開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黄岩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向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曽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

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户部右侍郎益都陳公
廉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鬢半白稍右向而坐爲兵部
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鬓皓白左手握
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
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向左居卷最
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
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繪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
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然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具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

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梓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賦陳公名清令各以次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巽日乃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年踰七十者吳興閔公朝瑛泰和張公時
達今年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始躋七十於是二長
者帥諸少者具觴酒賦詩成帙以賀於其家時閔公以
太子太保為刑部尚書張公為工部侍郎台州謝公鳴
治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南陽焦公孟陽為吏部
侍郎華容劉公時雍為兵部尚書浮梁戴公廷珍為都
察院左都御史益都陳公廉夫為戶部侍郎暨公凡九
人今之言執政者必曰六部都察院而九人者一時分

職徧布其間葢自登科籍以來歷三朝四十年更出迭入而後得此固以為難且所謂九人而躋七十者乃得其三其難尤甚故其所為賀者不以爵而以齒而詩之次第席之先後亦以齒也夫士之仕於朝苟不出於捷徑躐等必累任積級而後獲躋顯位故爵與齒常相應而不相遠公歷工刑吏三部屬官又嘗以通政領譜籍大僕掌馬政亦兵之事則所謂六部者已預其四閲歷既深而勳績亦久矣且古之論政必詢事而考言循名

而責實故或畧細而舉大日計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令枚數而舉指屈而計凡獄訟之斷決資品之釐正戎功馬數之勾稽以至於工作器物出納修治百凡之用擇才而任之容亦有繁簡異宜左右之不相有者考公之所嘗試有公望而無私負也則其累積之極以至於此也豈易而得哉天下之士固未敢汎論以予觀之同遊於京庠者若干人同出於湖藩者若干人其間恃才數夸聲譽善始而不令終者亦多矣然則篤厚易直持

恒守儉由壯及老而不少易如公也者其齒尊而爵貴豈非有以稱之然歟今日之賀固非不以爵而亦以其德也唐之香山宋之睢陽歌詩燕會皆出於林退之後諸公當盛時居顯位方與公合志協力為國家者俊為天下用故其詩多和平豊裕之辭為今日道者予與公望湖南不得歸使他日獲遂優暇往來都邑間所為倡和當不止此故為諸公序之而不敢以少而辭云時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三日也

茶陵譚氏族譜序

譚於茶為望族余曾譜其系於行人司副矣及讀先國史集其序西郭之支派里居書香宦轍為較著過宋司空相國處堯墓又有關西尚有子孫賢之句余益羡譚氏之澤其發也遠其流也長郡以譚為右而西郭其譚之翹楚也會韶僉判時中南寧令時用以譜蠹欲梓馳書請序余維譜者紀世族昭世德世族者易而靡定如天道之運行於上寒暑往來剥復相繼世德者據而可久

如原泉之流行於地江淮河漢今古不息理數應爾大抵氣厚者發必暢根深者枝必榮是以古之君子必敦德以綿族誠如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譚氏孝行忠貞世堅其節秉禮和義世篤其修以故唐咸通間奠祖可奕而下三世得金吾將軍進頗兄弟三人衍十八弘弘仲長子全仁派居清水由清水而城南而星沙昭港住址疊遷在宋不數世成進士者十八人其尤著者彥成翁世勳立朝勁節建炎初封端潔公贈延康殿大學

士蒙松柏有心於歲寒始見璠璵至寶豈烈火能遷之
宸褒郡祀鄉賢第一十六世為釋褐狀元提舉用式以
其子昭賓中理宗神童科上第早世疑城南舊宅不利
占徙城西西郭之發祥益昉諸此至十八世為鄉舉武
昌教授卬南南之子湘州刺史天佑此其顯於元者也
國朝洪武間十九世為乙丑進士中書惟善又一世為
處士德明後以子貴贈其子為戊辰進士大理正卿璧
兄子為鄉魁祭酒子發廬州教授子高又一世為行舉

任本州訓導惟仁越二世即今時中時用也後先濟美宦武繩繩而弁冕時髦嗓聲蓺林積行待舉者更駸駸乎未有艾焉先集之序西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洵然歟余與譚氏通家聲氣應趾美前言且樂誌其盛為厥裔敦忠教睦之一助因允玆請用弁其首云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鈞陽馬公為南京大理卿時裒其先公後歷官若干年累贈先公為今官本朝文臣之盛於斯為盛而所以慕

其親者益深諸卿士以公之故嘗爲先公哀輓之詩積爲若干篇藴皆尚書以後所得者東陽比得而盡觀焉噫何其感人之深至此哉夫自虞殯之歌肇於春秋之世若薤露蒿里各有所施漢魏故事惟大臣之喪則有輓歌然皆用於舉紼之間所以嘆光景感情事其意一也馬公雖老韋布而以子貴贈至一品則用大臣之理固宜顧其沒已久其哀有窮恒俗常例之所不必備而作者方殷繼者未已則又人之所難寧非有以致之然

乎予聞公剛介特立信義孚於鄉事親恭順視疾居喪曲至勞戚友愛諸弟必均其產至於周貧拯難皆極力為之是其積德累慶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乃有閎才碩德耆年宿望極一代之盛如少師公者則能亢其宗而顯公之名然則朝野道路此人人之所羨慕而嘆悼之不置葢非特光景情事感激於一時者之為也詩之作向非有以致之曷為其然哉彼道聾執紼徒為文具者其所哀之人以澌盡泯滅而不復存矣而況其辭哉

公有子四人長文玉次文麟次少師公名文升次文馭孫十一人某某曽孫幾人益所謂在其子孫者又如此然則所謂羡慕而嘆悼者寧有既耶東陽之舉京闈少師公實以御史監試事後獲同朝甚久故辱以是詩見屬謹稽其先徳而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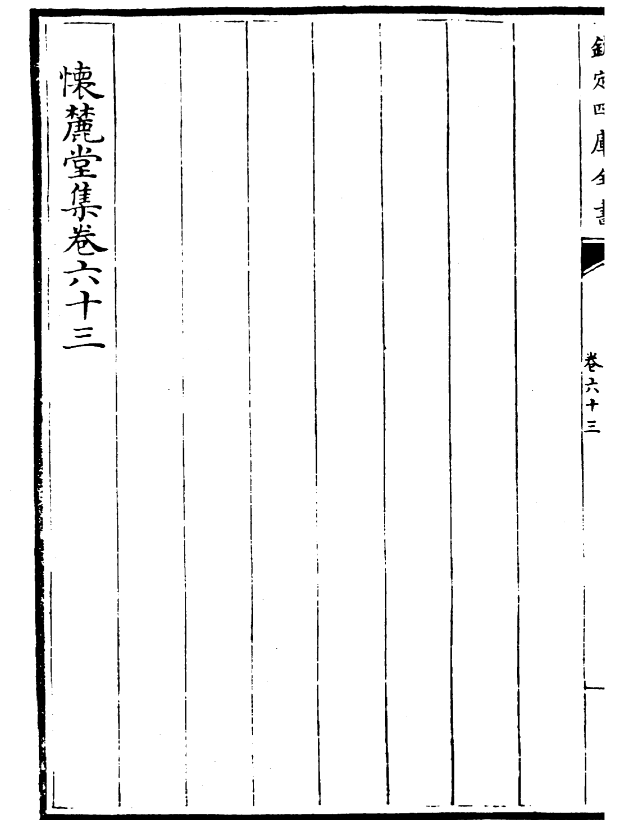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弘治甲子春正月二十二日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方石謝先生壽七十吾同年在朝者以例賦詩為壽

益自己未之歲至於是凡三焉先生舉天順甲申進士
成化間歷翰林侍講家居且十年弘治戊申以史事召
旋擢南京祭酒致仕歸又十年而有今命中間出與處
之迹相半古之所謂仕優而學學優而仕者殆兼之矣
至是而德益成望亦日益重天下之言達尊者必歸焉
山斗之仰不獨於諸生然也夫所謂老成人者其詩書
已稱之益非宿學耆德無以為政法之著龜教化之標
準是不可以汎得而易視必養之於數十年而後得一

二於千百斯人之壽實天下之所為重也故平格之乂殷純嘏之保魯見於簡篇歌咏之辭亦惡可少哉方先生之再召也抗章引避至於再三而朝廷遣使敦迫加官示重迨其踰年復請而留之愈堅任之愈專比又以考滿封其二世而特追旌其祖母為節婦以助風教出於常典之外今先生耳目聰明志氣强毅雖内懐謙抑而不獲自遂風節之所振勵教澤之所漸被文章之所賁飾者與歲而俱深然則先生之壽固係乎天下而非

一鄉之父兄一官之長伯比也昔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歷代因之以為盛事是學校固貴德尚齒之地況儒師之官手握教化身備齒德如先生者豈非朝廷之所宜優而公卿大夫士之所同重者哉況同時並進有通家之誼稱兄弟如吾徒者哉詩之作雖私例而公言之朝著臺省之間為衣冠故事可也先生晚得子及孫各一人皆在故里他日俾取是詩而誦之寧獨非侑觴稱壽之一助也哉


懷麓堂集卷六十三